



武当山傳奇

通俗文学丛书

武当山传奇

(第一卷·上下册)

岳 啸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7.625 字数: 377千字
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86,300册

书号: 10088·829 定价: 1.40元

目 录

- 第 十 九 回 草店奇计惑敌帅 (1)
琳宫血书救义军
- 第 二 十 回 讨血债刀劈洋神甫 (17)
雪国耻火烧天主堂
- 第 二 十 一 回 设妙计吓死鄢参将 (32)
中埋伏惊走多总兵
- 第 二 十 二 回 多隆恩血溅七星树 (46)
熊忠霸夜闯紫霄宫
- 第 二 十 三 回 火焰驹断缰搬兵 (61)
秦天梁斩将夺门
- 第 二 十 四 回 见血帖将计就计 (76)
借人头以恶惩恶
- 第 二 十 五 回 斩叛贼一枕黄粱 (96)
中诡计千古失误
- 第 二 十 六 回 助义军坤道双露面 (111)
救主帅龙驹三立功
- 第 二 十 七 回 金顶问兵求祖师 (129)
妖道解签探军机
- 第 二 十 八 回 紫禁城借箭失草人 (145)
三天门劫营折义军
- 第 二 十 九 回 神山仙境露魔影 (158)
金阙琳宫现鬼形

- 第三十回 施诡计纵火烧粮草.....(173)
铸奇冤挥泪斩景隆
- 第三十一回 心昭天日瑶台抗神.....(192)
志壮河山琳宫誓师
- 第三十二回 妖道神山传灯语.....(207)
灵童仙境探机密
- 第三十三回 火焰驹情化千行泪.....(220)
丹桂树义感百人心
- 第三十四回 飞来峰前刀劈敌将.....(235)
太和宫外箭射叛贼
- 第三十五回 红巾军赤膊大战.....(249)
众英烈血染武当
- 第三十六回 龙头香泣血寄仇恨.....(262)
凤尾树洒泪走天涯

第十九回 草店奇计惑敌帅 琳宫血书救义军

却说清妖鸣金收兵，弄得秦海山一怔，也只好收兵回营。这时，一轮红日，就象一团滚动的火球，缓缓降到武当西麓的群山之中，一片金霞，烧红了半边天，映红了全武当。秦海山率领义军，回师草店，满街百姓打眼一望，咦哟！红巾军就象从霞光中走来一般，人人身披金纱，个个满面红光，头上的红巾在霞光辉映下，好似一团团燃烧的火苗，呼呼跳动，啊呀呀！真象天神一般！

不得温饱的贫寒人家，啼饥号寒的穷苦山民，还有讨千家剩饭，睡百户屋檐的叫花子，想到义军凯旋而归为穷苦人争了气，打败了无恶不作的清妖为穷苦人出了气，人人欢欣鼓舞，奔走相告：“义军打了胜仗啦！”个个兴高彩烈，拥上街头迎接，好些人还端茶倒水为义军解渴，有些人还鸣炮放鞭为义军庆功。

秦海山看着山民如此爱戴，想着今日未能取胜心中惭愧，暗暗思谋：一定要打垮清妖，为穷苦人谋条生路，不负山民期望。他正在思潮滚滚，朱老么悄悄追上来，小声说：“海山，你觉得今日清妖收兵蹊跷吧？”秦海山一愣，嗯！清妖收兵蹊跷也被他看出来？他冷冷一笑回答：“嘿嘿！按说今日清妖势大不会吃亏，理应猛打猛冲才是，不料反而首先

撤兵，实在令人猜测不透！”

朱老么转着小眼珠，盯着秦海山的眼睛，恳切地说道：“猜不透也得猜！海山哪，你是一军主帅，稍有闪失，就会危及全军啦！”

秦海山听着朱老么的肺腑之言，深深一点头，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！想到肩上的担子，他忽然想起一句老话：“千斤担子万人挑”！顿时心中一闪，眼前一亮，对！向弟兄们领教领教：“么哥！你说今日清妖为何撤兵？”

朱老么左右瞄瞄，贴着秦海山的耳朵嘀咕了几句。

秦海山开始一愣，想到朱老么言之有理，继而一惊，悄声问道：“么哥！以你之见？”

“三十六计，走！再给他演一次灯火通明离均州！”

“不！上当如领教。空城妙计，也只能用一次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们就坚守不走，学一学王三盛的乌龟法？”

秦海山无言答对，苦思良久，突然愁眉一展，环眼一亮，低声命令：“么哥！等会儿你到汤锅上买二十只活羊！”

朱老么以为耳朵听岔了，买二十只活羊做啥？杀肉吃，犒劳义军，镇上肉架上挂的有鲜羊肉，何必自家动刀！他骨碌碌转着眼珠，闪着不解的目光盯着秦海山。

秦海山以为他没听清，又下一道令：“你去买二十只羊回来，要活的！”

朱老么仍然感到蹊跷，眨巴着小眼问道：“买活羊干啥？”

秦海山也是左右瞄瞄，嘴巴贴到朱老么耳朵上，嘀咕了一阵，乐得老么顽童一般呵呵大笑。秦天柱听说买羊回来，更是乐得拍着小手直嚷：“得胜回营，犒赏三军啰！”不

提。

再说多隆恩刚才杀得性起，又见张大帅驱兵追来，想到今日一战可将红逆荡平，越发精神百倍。没想到，援军刚和红逆交手，大帅就令鸣金收兵，眼看到手的功劳又丢了。他心中着实扫兴，闷闷不乐吃过晚饭，躺到大帐太师椅子上，由一个亲随给他装着水烟闷头抽。忽然，一个亲随哈腰而入，打千已毕，趋前两步，哈腰勾头轻声说：“多帅，总督大人请！”

多隆恩身子一震，从躺椅上站起来，把水烟袋交给亲随，吩咐：“更衣！”早有亲随把他的蟒袍顶戴捧了出来，给他换上。多隆恩进了张之洞的大帐，里面已经坐了两排将领。他慌忙趋前几步，行庭参礼，高唱：“襄阳总兵末将多隆恩，叩见大帅！”张之洞欠欠身子，一抬右手：“免！”多隆恩没有下跪，只哈着腰又请了一个安，算是参见礼毕，在张之洞右边下手落坐。

张之洞闪动炯炯有神的小眼珠，向左右两排将官扫了扫，说道：“列位连日鞍马劳顿，本应安歇才是。无奈红逆不平，臣民难安。今夜又要列位辛苦啰！”

张之洞话音刚落，多隆恩站起来一拱手：“大帅，标下有一事请教！”

“讲。”

“今日我军与贼决战，眼见贼势已衰，我军正可一鼓作气大获全胜，不知大人为何鸣金收兵？”

张之洞眉心一跳：嗯！此人竟敢当众质问本督，大胆！可又一想，武人粗鲁，心直豪爽，况且此次调兵，属他最强，剿贼全靠于他，应当安抚，不可把事弄僵。不觉“呵呵

呵呵”一阵长笑：“多总兵，用兵之道，千变万化，必须审势度时。想今日，尔驱兵均州，遇贼逃窜，当机立断，伸倚天之巨臂，拖红逆于草店，即合于兵法。目下，我军势强，贼军势弱，倘若以力相逼，贼必往武当深处流窜，虽能伤其十指，但不能绝其后患，莫如暂且放纵一下，以稳定其心，麻痹其志，然后一鼓可擒也！故兵法有云：‘欲擒故纵’。夫擒有意擒、力擒。当年诸葛武侯七擒七纵孟获，终使孟获降服，是为意擒，今日对贼招抚，亦是意擒；至于力擒就多啰……”张之洞有意卖弄学问，显示显示自己，吓唬吓唬部下，以免属员对己不尊。他见众将果然刮目倾耳，心中得意，卖关子一般，把话打住。

多隆恩听完这番话，不由心悦诚服，钦佩之至，一来总督大人着实鼓励了他几句，二来总督大人出言有据，句句在理。于是，笑着站起来拱手喊道：“大帅神机妙算，不愧孙武转世，诸葛再生。一席用兵韬略，使标下茅塞顿开。请大人下令吧，标下虽赴汤蹈火，亦在所不辞！”

张之洞也欠身笑道：“多总兵，爽快！爽快！本部堂今晚就是与各位商议灭贼大计，汤掷剑听令！”

鄖阳总兵恭身垂立，高声应道：“卑职在！”

“你率本部人马，戌时动身，人衔枚，马摘铃，悄悄绕道邈邈崖，务必在亥时以前赶到玄岳门，切断红逆流窜武当的退路！”

“喳！”

“鄖一鹏听令！”

“末将在！”

“你率本部人马，戌时动身，在邈邈崖一线埋伏，以防

红逆攀崖而逃！”

“喳！”

“王三盛听令！”

“末将在！”

“你率本部练勇，戌时动身，在剑河东岸设伏，以防红逆渡水而逃！”

“喳！”

“多隆恩听令！”

“标下在！”

“你率本部人马，亥时动身，从周府庵直逼草店，突袭红逆，务必一鼓荡平！”

“喳！”

张之洞调兵遣将已毕，想到自己神机运筹，红逆插翅难逃，今晚一战将荡平红逆于武当，生擒逆首于草店，他日献俘阙下，自己升官晋爵，心里真象灌了一瓶“武当露”，既甜且香，晕乎乎，美滋滋，似醉非醉，似醒非醒，要不是当着部下众将，真想哼它几句皮黄戏，泄泄胸中美味！张之洞虽被即将获取的大胜所陶醉，可他毕竟精明练达，为防万一部下作战不力，逃了红逆。于是他又重演恩威并施的故伎，向左右环视一眼，慢慢站了起来，众将以为他要退帐，也都肃立恭候，谁知他却呵呵笑道：“诸位！荡平红逆，消除隐患，全赖今晚一战。大功告成，本部堂一定具表保奏，每人连升三级！”

总督晓喻，如树铁碑。众将当然满心欢喜，精神焕发，正待总督一走，大家退下，不料张之洞又坐了下来。他虽说生得瘦小，气貌不扬，可那一品大员的派头，再加上他故作

姿态，铁板着脸，圆睁着眼，坐在虎皮靠椅上，还是显得威严不可触犯。众将一见那架势，不由浑身一颤，赶紧将头低下，静听总督训教：“今晚作战，尔等务必奋勇当先，一鼓擒贼。如有抗令不遵者，作战不力者，畏敌不进者，纵敌流窜者，临阵脱逃者，一概立斩不赦！”

张之洞说罢，正要起身退帐，猛听外面传来“咚咚咚咚”战鼓声响，不觉吃了一惊，正待查问是谁击鼓惊敌，重演在均州为敌通风报信之故伎，突然一位探子跌撞而进，惊恐失色报道：“禀大帅！红逆劫营来啦！”

张之洞先是一惊，继而一想：不对！自古劫营都是人衔枚，马摘铃，偃旗息鼓，夤夜而来，哪有刚交酉时，就明火执仗而来的道理？他脸色铁青，大声喝斥：“惊慌什么！兵来自有将挡，水来自有土掩。还不退下！”

探子一走，张之洞可就作难了。没想到搜索枯肠谋划的方略，竟被几点鼓声击破，弄得如意算盘不如意！眼下敌情有变，自己原订的方略肯定要变，如何应变？他胸中无谱，不好开口，抬头用询问的目光扫射全场，无奈众将也被这急如雨点一般的鼓声惊呆了，一个个大眼望小眼，面面相觑，一筹莫展。张之洞无奈，只好权且宣布一道应变命令：“众将各回本营，人不卸甲，马不离鞍，作好迎敌准备！”

众将鱼贯而出，张之洞却独坐大帐不动。侍从端来一盏二龙戏珠碧玉杯盛的宵夜人参银耳汤，他只呷了一口，便把玉盏放到侍从托着的黑漆描金盘上。一个侍从趋步而来，到他面前哈腰轻声说道：“大帅，时辰不早了，该歇息了。”他抬起手，挥退侍从，闭目凝神，思谋起来：红逆为何夤夜击鼓？如来劫营不会如此，不来劫营所为何事？难道连夜逃

遁，击鼓惑人？不会！要潜逃可效法均州城外，悄然而去就是了，何必惊天动地？难道红逆夤夜练兵，为翌日备战？更不会！红逆连日劳顿，再不养息，翌日疲惫不堪，何以对阵？难道红逆破釜沉舟，夤夜进攻，擂鼓助威？哟！这有可能！想那红逆都是亡命之徒，今日大战，他会把我欲擒故纵方略，当成软弱可欺，故而贸然行事。要是这，真得严加防范，以免遭贼袭扰。

他想到这儿，慌忙传令：“鄖阳总兵汤掷剑率本部人马，在大营左边埋伏；鄢一鹏、王三盛率本部人马，在大营右边埋伏；襄阳总兵多隆恩正面迎敌！”他自己则率本部人马往来接应。

人马布置停当，张之洞心中又惬意起来，他为自己有应变的才能而孤芳自赏，想到红逆犹如孙猴子，千变万化总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，不觉真的哼了两句皮黄戏。

可是说也奇怪，红巾军营中那鼓声“咚咚咚咚”，密如雨点，急如暴风，彻夜不息，却不见红巾军一兵一卒前来征战。一直到东方发白，那鼓声仍然响个不停，张之洞不免疑惑起来，忙派人到草店镇上打探。不一时探马回来禀报：“大帅，红逆用羊，羊，……”他一时语塞，下话没词了。

张之洞却听成了“洋，洋”，他平时只有两怕：一怕慈禧，二怕洋人。听说红巾军请来洋兵，那还得了！头上那汗，“唰”就顺着猴脸流了下来，一蹦一窜跳起来，惊呼怪叫：“有多少？”

探马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说道：“二，二，二十。”

张之洞又吃一惊，二十个洋兵胆敢如此放肆！想是武器精良吧，慌忙问道：“用的何等武器？”

“禀大帅，没用武器。”

“胡说！不用武器，洋兵如何征战！”

探马恍然大悟，原是大帅听岔了，慌忙说道：“禀大帅！不是洋兵，是山羊。”接着他把打探的消息说了一遍，惊得张之洞张口结舌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真不敢相信，红逆竟有此等能人，便驱兵草店，一看果真不假，自己神机妙算一世，竟然在这荒村山野中了村民野夫之计！

只见红巾军营中，一溜摆了二十面大鼓，每面鼓上悬一只山羊，绳索绑着后蹄，吊到梁上，只让前蹄踩到鼓面上。想那一只只山羊，平时都是四蹄落地，自由自在惯了，眼下后蹄腾空，前蹄落地头朝下，倒竖样状，何等着急，一急前蹄便乱踩乱蹬起来，不料鼓面一蹬就响，一响羊子一惊，越发乱蹦乱跳，真个是越跳越响，越响越跳。二十只山羊同时拚命蹦跳，那鼓声当然就又急又密，不分阵了，远远听去就象人擂的一般。这个就叫“悬羊击鼓设疑兵”！

且说张之洞一问红巾军，早已在昨晚戌时以前就全军撤离草店了。为了避免清兵连夜追赶，才设下这悬羊击鼓之计。他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！想到自己是用兵一世，运筹多年的封疆大吏，竟然被几个村夫小民所戏弄，不觉满面羞惭，急忙传令，向武当深处进发，一面派出探马，打探红巾军的行踪。

恰在这时，从玄岳门上跑来一位老道，铁青面皮，横眉凶目，王三盛认得他是南岩宫的乌鸦老道，便迎上去问道：“请问仙尊到何处去？”

乌鸦老道一把抓住王三盛的袍袖，小声说道：“我有机密要事，要见张大帅！”

王三盛把乌鸦老道引到中堂大帐，来见张之洞。乌鸦老道给张之洞施礼毕，说道：“禀大帅，红巾军昨晚已撤到南岩宫，眼下正在歇息。望大帅赶快发兵！”

张之洞望着乌鸦老道：“尔是南岩宫的道人？”

未等乌鸦老道开口，王三盛抢着说：“禀大帅，他是南岩宫喂乌鸦的老道！”

张之洞目光射向王三盛，“尔休多言！”接着又问乌鸦老道：“你的法号？”

“遁空。”

“大胆！你既是空门中人，为何过问红尘中事！讲！”

乌鸦老道一惊，不知大帅为何动雷霆之怒，可他一想自己是来向大帅报告军机的，便泰然自若，毫无惧色，侃侃说道：“禀大帅，空门中人本来不过问红尘中事，无奈红尘中人一直求教空门中人。武当仙山，每日就有成千上万凡夫俗子祈求真武祖师。吾乃祖师弟子，当效法师尊过问红尘事宜。何况今日红逆作乱，败坏纲常，神明不容，望大帅火速发兵剿灭！如若迟缓，恐怕事情有变！”

各位！张之洞本来想吓唬吓唬，盘问盘问乌鸦老道，怕的是自己上当受骗。没想到乌鸦老道竟振振有词，说出一番道理，不由心中佩服，笑呵呵地赐坐赐茶，问道：“红逆何时到的南岩宫？”

“昨夜子时尾、丑时头。”

张之洞小眼珠一转悠，嗯！现在不过两个多时辰，谅贼还在鼾鼾大睡。“到南岩宫有几条路可通？”

“有两条：一条东神路，从紫霄宫上去；一条西神路，从老营宫上去。”

也是张之洞精明过人，他鼻子哼了一声，追问一句：
“就这两条么？”

“禀大帅，还有一条，是从五龙宫过来的神道，只因长年失修，很少有人过往，十分难走！”

“哦！”张之洞长吐一口气，“行军不择路，何言难走。来呀！”

随着他一声干叫，侍从亲兵进来一排。张之洞传令，分三路向南岩宫进兵，并请乌鸦老道为五龙宫一路带路。

东方喷红，三路清兵浩浩荡荡，卷起三溜烟尘，向南岩宫扑去，不表。

再说秦海山率领红巾军，连夜撤到南岩宫，早已人困马乏。他派朱老么向南岩宫道总娄岩仙一交涉，娄岩仙十分客气，派乌鸦老道领他们到宫馆①安歇。红巾军将士鏖战一天，行军半夜，也是疲乏很了，倒头便睡，霎时鼾声大作。秦海山怕睡过了时辰，找来一炷香点着，一端捏到手里，把手放到天灵盖上，呼呼睡去。一炷香可烧两个时辰，红日吐山，秦海山刚好被香火烧手，一乍醒来，翻身坐起。

突然一物打到秦海山头上，秦海山一惊，睁眼一看原来是从窗口飞进来了一只供饷馒头。他感到奇怪，拣起馒头一看，啃！馒头炸着嘴，好象里面塞了个什么东西，掰开一看是张纸，展开纸一看，不由轻轻“啊”了一声。那纸是张烧香用的黄表，上面写着四行红字：

海山海山，
将临大难，

① 宫馆：武当山各宫盖有专供来往香客住宿的楼房，俗称宫馆。

率领全军，
速奔西南。

秦海山捧着黄表，仔细揣摩，这分明是告诉自己清妖闻风追来了，自己率红巾军向西南方撤退。西南在哪？南岩宫东面是紫霄宫，北面是老营宫，南面是紫霄崖，千尺绝壁，无路可走。西南么，哦！是通往梳妆台、飞升崖的那条路。难道也叫我红巾将士舍身跳崖么？不会！上面分明写着叫咱逃难，怎么会又引咱赴难？嗨！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江心自然直，管它哩，先奔西南再说，反正听祖师爷的没错！他捧着黄表，面南而跪，正要下拜，猛然闻到一股血腥味，左右瞅瞅，没见鲜血，把黄表往鼻子跟前凑：啊！这黄表上的红字，不是朱砂写的，而是鲜血写的。仔细一瞅，上面血迹还未干哩！难道这不是神明点化，这是高人指点？秦海山思潮滚滚，百思不解，突然看见一道阳光探进窗来，他一跃而起，心中喊道：“管他是神是人，按他的吩咐，撤兵要紧！”

这时房门“吱儿”一声响，南岩道总娄岩仙进来了，他笑眯眯地道：“诸位英雄，时辰尚早，还是好好安歇吧，贫道正在准备饭菜，聊表心意，诸位再歇一会吧！”

娄岩仙笑容可掬，正要往门外退去，秦海山却从他那满脸笑纹里，看出了诡谲，低声喝道：“娄道总留步！”

娄岩仙回过身来，暗吃一惊，他看到秦海山那两道目光，亮闪闪，白森森，好似两把利剑一样，向他杀来！好一阵子一声不响，突然秦海山喝道：“娄道总！你作的好事！”娄岩仙一悸愣，暗想难道事情败露？！可他马上又镇定下来：“英雄所言何事？”

秦海山一步跨上来，伸手揪住娄岩仙领口，提了起来，吼道：“你说！你何时给清妖通风报信的？”

娄岩仙明白，事情已经败露，说了吧！可又一想，不能说，不说性命尚有救，说了必成刀下鬼！他咬紧牙关只是摇头。

秦海山把他往地下一放：“快讲！”

娄岩仙装出一副委屈相，哀哀说道：“贫道实在冤枉！贫道早已脱离红尘，遁入空门，根本不过问尘世事情，何言通风报信！”

秦海山一想再蘑菇下去，会误大事。况且又没拿着妖道把柄，不便问罪，于是改换口气：“娄道总，眼下事急，祖师爷显灵给我托梦，叫我军快走，无暇跟你咕叨，只叫你办一件事！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把全宫道人都叫到后殿！”

娄道总以为要杀他们，吓得“啊！”身子一软瘫到地上。

秦海山“嘿嘿嘿嘿”冷笑一阵：“不要害怕，只暂且委曲你们一下，不杀你们！”说着吩咐天梁带几名亲兵跟着娄道总喊人，吩咐天柱向睡在各楼房里，大院里的义军传令：“全军集合待命！”

南岩宫一百多道人被叫到后殿，秦海山命人将殿门锁住，将窗户钉住，这才率部从南岩宫西南险道，往梳妆台奔去。他正走着，突然前面出现一位老道，看不清面貌，只见花发苍须在晨风中飘飘，绛黄道袍在霞光中闪闪，肩上扛着扁担，腰里别着弯刀，走走停停，到了梳妆台前。他一转身

拐上一条羊肠小道，又是走两步，停一停。秦海山感到奇怪，追到梳妆台，猛然发现旁边丛林森森，荆棘密密的陡坡上尚有一条蜿蜒小路，不觉心中一亮，哈呀！前面引路的不是是一位神仙么？他举目细看，只见朝阳初上东山，密林霞光万道，那位真仙正穿行在霞光之中，他虽然不扭头后望，可他凭耳朵听着后头动静，后面脚步慢，他也慢，后面脚步快，他也快，总是保持一定距离。

前面那人一直把红巾军引出密林，下到南岩下面的深谷，他才停住步，转过身来。秦海山抬头一看，啊！此人不是神仙，正是上次救他的长毛老道！

秦海山紧走几步扑上去，紧紧抓住长毛老道的双手：“恩公！原来是你呀！”当他看到长毛老道右手中指包着布条，一切都明白了，原来是他给义军透的消息！看来此人来历确实不凡，得问他一问：“恩公，请留个名吧！”

长毛老道深情地望着秦海山，点点头，未曾开言，两颗老泪，滚出眼眶，“噗嗒”滴在秦海山手上。接着老人家讲起了他的身世……

原来，长毛老道姓任，名叫全义，家住河南浙川。孩童时代，逃荒难跑到了武昌，正逢太平军攻破武昌城，他走投无路，从戎当了太平军，后来在英王陈玉成手下当了名传令兵。南征北战，踏遍江南半壁河山。到后来，英王遇难，天京攻陷，太平军血染神州，任全义和一批义军突围出来，又被打散。他们不甘心做清朝顺民，有的削发为僧，更多的束发学道，为太平天国留下一点遗念！任全义听说天下名山武当山，盛行道教，就不远千里，跑来出家。盼望有一天，天国英灵再现，穷人再谋生机。一晃几十年过去，国事越来越